

凭吊受禅台

□李树友

车出漯河，一路北行，省内的杂文家和漯河的作家欢聚一堂，一路欢歌到繁城。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凭吊位于临颍县繁城回族镇的汉魏受禅台。

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杨树林，一座高耸的土台迎面而立，四周长满了杂草，可以顺着人工挖的土台阶拾级而上。上去之后，看到上下两层平台，顶上光秃秃的。

我们很难把眼前这个大土堆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然而，它的确是货真价实的三国古迹——汉魏受禅台，而且是中国现存唯一的禅让活动纪念地，还是地地道道的“国宝”。

繁城回族镇文化站站长胡少杰早已在受禅台上等候多时，他是研究汉魏受禅历史的专家。胡少杰 50 多岁的样子，普普通通的打扮，谈起汉魏受禅却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令我们这一帮经常和文字打交道的老老少少着实刮目相看。

在受禅台二层平台上，我们围着胡少杰，听他讲述受禅台的前世今生。顶层平台上也站了不少人，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的还边听边记。

胡少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述，将我们带回到 1800 年前那场充满玄机的历史大变局之中，眼前浮现出受禅时那气势恢宏、威武雄壮的历史画面。

当年的受禅台坐北朝南，上园下方，台分三层，每层 27 级台阶，共 81 级，由青石铺成，围以白玉雕栏，寓意“九九归一”。台阶通到顶端，台高 20 米，长宽约 30 米，底部周长 368 米，总面积 8000 余平方米。台上建有曹丕的行宫，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筑成于东汉建安延康元年（220 年）。

受禅台的土质是与繁城当地完全不同的黏土。史料和传说都称，筑此台是取自距离繁城

镇镇区 5 公里外孙寨东北角的饮马坑之土，由数万名将士肩扛背负而来。

顿时，我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繁城与孙寨之间的官道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连绵不绝的队伍，将士们一个个扛着装满泥土的布袋，吃力地走着，走着，脸上布满了汗水，写满了无奈。他们丝毫不敢偷懒，身后是长官举起的皮鞭。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冬 10 月，汉献帝刘协自知无力回天，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无奈只能把自己的帝位禅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下了四次禅位诏书之后，魏王曹丕才装模作样地在繁阳（今临颍县繁城回族镇）“无奈”地接受了禅让。

受禅之日，台下 30 万士兵列队，旌旗猎猎，战马萧萧。庞大的宫廷乐队，肃穆而立。台上红毡铺地，罗幔遮天。满朝文武和地方官员数千人和匈奴南单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四方各部族的首领齐聚受禅大礼，共同见证汉魏政权的交接。寅时一到，随着大麾一摆，韶音响起，钟磬齐鸣，曹丕在受禅台正中央面南而坐，汉献帝刘协在内侍的扶持下，毕恭毕敬地把传国玉玺献于魏王。而后，曹丕接受八般大礼，登上皇帝宝座。献帝也受封山阳公，对曹丕跪拜。紧接着群臣跪拜，山呼万岁。曹丕下令，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大魏，大赦天下。

受禅大典的盛况，裴松之引《献帝传》注云：“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可见煊赫隆重，也足以说明此事有据可查。

给中国历史增添了许多骄傲的 400 多年的大汉王朝就在这土台上宣告结束。第二年消息传到成都，刘备当即宣称他继承刘协的帝位，建立汉帝国；第三年孙权也宣布建立吴帝国，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

繁城受禅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著名的历史事件。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曹魏政权的正式

建立，对稳定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恢复东汉末年长期战乱造成的创伤，以及发展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而统一全国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胡少杰说，《文物法》颁布以前，这里的农民基本上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不仅从受禅台上取土烧砖，还在这里挖红薯窖……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现存台高仅有 9.5 米，面积约为 5280 平方米，且原有建筑荡然无存。如今，受禅台升为“国宝”以后，台下面修建了排水系统，周围种上了杨树，加强了监管，人为破坏大大减少。

我在受禅台上仔细寻找，终于发现台中央有一小片烧香祭拜留下的香灰和燃烧未尽的香头，当地的乡民是拜汉献帝还是拜曹丕呢？百思不得其解。

我站在受禅台上远眺，往北繁城回族镇尽收眼底，新建的大清真寺塔楼与受禅台遥遥相望，西边是颍水，东南平畴沃野。四周静悄悄的，正适合发古之幽思，驰骋想象，穿越时空，顿生无限感慨。



散文·自然物语

开在指尖的风仙花

□布衣女子

小区里凤仙花开了，散布在郁郁葱葱的花圃中，这儿一抹绯红，那儿一抹晏紫，间或夹杂一抹莹白或者浅黄，虽算不得千娇百媚，但在一片葳蕤的碧绿中，自开自落自芬芳，别有一番风韵。

小时候，我们管这种花叫作“小桃红”。它特别好养活，不拘谁家出了苗，移上几棵，随便往空地上或者破花盆里一栽就能成活，家家门前、院墙上、甚至菜园边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在一大片蔬菜或者墙头篱边的烟火里，开得不管不顾而又恣肆泼辣，让人无端想起那些散布在乡野里布衣荆钗的纯朴女子。

记忆里，每到夏季正是凤仙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每到夜色如水的夜晚，忙完家务，女人们用捣碎了的白矾或食盐把花瓣揉均匀，再把花瓣敷到指甲上，用梅豆角的叶子小心地裹好，用棉线缠紧。第二天一大早，解开棉线，十个指尖便殷红一片，煞是美丽。我们那里把摘凤仙花叫作“捉小桃红”，傍晚放学后几个女孩子一起相约去“捉”小桃红、摘梅豆叶子，是我们最快活的事情。几个小伙伴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悄悄话，一边飞快地采着花瓣。包小桃红梅豆叶子最好，麻叶子次之，但我们都喜欢摘麻叶子。因为在麻地里，我们可以一面摘麻叶子，一边寻“麻蒴”吃。“麻蒴”正嫩，剥掉碧绿色的外皮，白生生的麻籽香甜可口。直到夕阳西下夜幕渐临，我们才在父母悠长的呼唤里跑回家。

我小时候皮实，像个野马驹一样，总嫌包了小桃红睡觉放不开手脚、受束缚。母亲还好，因为太忙无暇顾及我，偏偏姥姥守旧得很，每到这个季节我去她家里消暑，每晚总要

雷打不动给我包手指甲，一边包还要一边念叨：“千打扮万打扮，不包指甲不好看……”姥姥还说我的手指甲不容易上色，非要如此这般包个五六遍，十个手指甲红得发紫才肯作罢。每一次捉小桃红摘麻叶子我欢天喜地，一到包红指甲就不情愿，最后拗不过，被姥姥半拖半拽的摁在椅子上，包上之后还要趁姥姥不注意偷偷地把叶子去掉。等长大后，偶然一次从书上读到元代诗人杨维桢写凤仙花的诗：“金盘和露捣仙葩，解使纤纤玉有暇。一点愁疑鹦鹉啄，十分春上牡丹芽。”一个“鹦鹉啄”和“牡丹芽”读来顿觉齿颊生香。及至读到元代女词人陆绣卿的《醉花阴》：“曲阑凤子花开后，捣入金盘瘦。银甲暂教除，染上春纤，一夜深红透。绛点轻濡笼翠袖，数颗相思豆。”更觉得妙不可言。古人凤雅，常用柔荑指代女子美丽白嫩的手或指代美丽的女子。萸是什么？是柔嫩的白茅之芽，试想，翠袖中拢着十根柔荑似的纤纤玉指，指尖偏偏又点缀着相思豆一般耀眼的嫣红；那柔荑轻轻拂上眉梢，描画春山一般的黛眉，白生生的手、红艳艳的甲，黛墨色的眉，这是何等让人心醉的一幅画面，有着这样一双玉手的女孩子又该是何等的倾国倾城？一下子喜欢上了指尖这大雅大俗的嫣红。

小桃红又叫凤仙花、金凤花、凤凰花，因花瓣花朵“宛如飞凤，头翅尾足俱全”，花瓣犹如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彩色凤凰得名，凤仙花染甲的习俗在我国自古有之。据《采药录》《古今事物考》和《陔余丛考》等文献记载，染甲习惯在战国时已出现，并在唐、宋之际盛行，而且这个习俗下至民间上至皇宫都很流行，那个时候的宫里甚至还专门设有捣花、制染甲涂料的花房。唐李贺有诗《宫娃歌》为证：“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元代杨维桢也有

诗云：“夜捣守宫金凤蕊，十尖尽换红鸦嘴。”古人不但用凤仙花染甲，还把栽种、欣赏凤仙花看作一件极为风雅的事情，欧阳修在《金凤花》里写道：“忆绕朱栏手自栽，绿丛高下几番开。中庭雨过无人迹，狼籍深红点绿苔。”宋代杨万里这样描写凤仙花：“细看金凤小花丛，费尽司花染作工。雪色白边袍色紫，更饶深浅四般红。”明代徐阶则说：“金凤花开色最鲜，染得佳人指头丹。”唐代吴仁璧的《凤仙花》更直接：“香红嫩绿正开时，冷蝶饥蜂两不知。此际最宜何处看，朝阳初上碧梧枝。”朝阳初升，此时的凤仙花就像栖息在碧绿的梧桐树上朝阳的凤凰。良禽择木栖，古凤凰非梧桐树不落，多么高雅的花儿，多么美妙的意境！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凤仙花也钟爱有加，丝毫不掩对它的欣赏爱慕：“百花皆竟放，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无。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小时候，我们把摘凤仙花的花瓣叫作“捉”小桃红，或许正是把它看作美丽的金凤凰吧。可惜，现在梅豆架无处寻觅，美甲店在城市里遍地开花，种类繁多的指甲颜色和花型让女孩子们趋之若鹜，只要愿意，每个女孩子指尖随时都能不分季节姹紫嫣红。只是美甲原料大都是化学药品，做一次美甲手指甲组织立刻被破坏，糟得一触即断再也不复当初的柔韧美丽。可人们还是嫌包小桃红麻烦，只听任那满园的凤凰花寂寞的自开自落。今夜听天气预报有雨，不忍心让那满园嫣红零落成泥碾作尘，下楼采来一大包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冰箱里，就像保鲜一段永不凋零的时光。真怀念那盛开在指尖的凤凰花，和包上凤凰花后小心翼翼睡觉、手脚都不敢乱动的童年岁月。

诗歌·滋味人生

七夕（外一首）

□孙亚洁

一条河，隔断你我
一条河，养育着你我
多少词语，在河水里浮沉
多少光影
在河水里飘零、生根

千帆过尽，众水归一
日子拍打着日子
孤独裸露着孤独的核
这世上只因有你呵
所有的疼痛与苦涩
都等同于值得

今夜，喜鹊筑桥
星光闪烁
今夜，花好月圆
葡萄头顶云朵
今夜，什么都无须言说
只把积攒了一个轮回的火
悄悄地揉进酒的光波

你的眼睛

清晨，鸟鸣收拢了
夜的羽翼
晨曦，开始在河面上行走
河水，开始用清风梳头
光阴温柔
我站在岸边
站成一枚无关紧要的闲笔

空气在酿酒，蝶语凌乱
满目的花草
都朝着一个方向飞
满目的花草
都出落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远处的渔歌涉水而来
打在岸边
一株日渐枯瘦的柳树上
碎成一地星星
所有的星星
都长出了你的眼睛

